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書卷一百九十五至一百九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三百三十五 史部

唐書卷一百九十五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

孝友

唐受命二百八十八年以孝悌名通朝廷者多閭巷刺草之民皆得書于史官萬年王世貴長安嚴待封涇陽田伯明華原韓難陀華州王瞿曇鄭縣辛法汪郭士舉

張長郭士度鄭廸柳仁忠能君德劉崇甘元爽韓子尚
韓思約下邽張萬徹朝邑申屠思恭呂昂鶉觚張元亮
靈臺孫智和新平馮猛將宜川司馬芬洛交周崇俊洛
川何善宜博陵崔定仁冀州燕遺倩貝州馬衡滄州鄭
士才清池孫楚信劉賢渤海邊鳳舉瀛州朱寶積樂陵
蘇伏念邯鄲章徵雞澤馮仁海郭守素文安董相武邑
王達多張丘感張藝朗暨孫師才張義節沙河趙君惠
南樂谷感德魏縣 毛仁武城茹智達歷亭王師感李肆

仁臨河李文綢湯陰后斥奴鼓城彭思義陳𢀙田堤岳
太原盧遺仁王知道蒲州賈孝才解縣衞玄表南岳張
利見安邑曹文行孫懐懸相里志降楊王操邵玄同張
衡曹存勳李文褒董文海李文秀張仙兒張公憲虞鄉
董敬直河東張金城呂神通呂雲呂志挺呂元光趙舉
張祐姚熾張師德馮巨源杜山藏河西郭文政伊闕任
仲濟源滎壁汴州張士巖陳留家師諒董允恭尉氏楊
思貞中牟潘良瑗暨子季通陽武時惠珣封丘楊嵩珪

許田李頤道胙城蔡洪石善雄暨孫彦威朗山胡君才
徐州皇甫恒彭城尹務榮荆州劉寶長壽史搏益州焦
懐肅郭景華鄴縣曹少微涪城趙烟資陽趙光寓黄昇
梓潼馬冬王秦舉王興嗣依政樊漪巴西韋士宗文博
滎暨子詮南鄭李貞古巢縣張進昭萬載廖洪南陵蘇
仲方鄱陽張讃樂平謝惟勤沈普姜崌上饒鮑嘉福虞
鎔真句容張常洧弋陽張球李營暨子凝孫楚貴溪黄
舟建昌熊士瞻臨江袁鳴贛縣謝俊餘杭何公弁章成

緬方宗建德何起門桐廬祝希進諸暨張萬和蕭山李
渭許伯會戴恭俞僅信安徐知新徐惠譚東陽應先唐
君祐睦州許利川建陽劉常邵武黃亘張巨錢吳海泉
山黃嘉猷永泰王蕳皆事親居喪著至行者萬年宋興
貴奉先張郛澧陽張仁興櫟陽董思寵湖城閻旻高平
雍仙高湖城閻酆正平周思藝張子英曲沃張君密秦
德方馬玄操李君則太平趙德儼隴西陳嗣北海呂元
簡經城宋洸之單父劉九江無棣徐文亮樂陵吳正表

河間劉宣董永安邑任君義衛開龍門梁神義賀見渉
張奇異鄭縣王元緒寇元童舒城徐行周睦州方良琨
桐廬戴元益高安宋練涇縣萬晏弋陽李植繁昌王丕
皆數世同居者天子皆旌表門閭賜粟帛州縣存問復
賦税有授以官者唐時陳藏器著本草拾遺謂人肉治
羸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刲股肉而進又有京兆張
阿九趙言奉天趙正言滑清泌羽林飛騎啖榮禄鄭縣
吳孝友華陰尹義華潞州張光玭解縣南鍜河東李忠

孝韓放鄜陵任客奴絳縣張子英平原楊仙朝樂工段日昇河東將陳涉襄陽馮子城固雍孫八虞鄉張抱玉骨英秀榆次馮秀誠封丘楊嵩珪劉浩清池朱庭玉弟庭金繁昌朱悖歙縣黄芮左千牛薛鋒及河陽劉士約或給帛或旌表門閭皆名在國史善乎韓愈之論也曰父母疾亨藥餌以是為孝未聞毀支體者也苟不傷義則聖賢先衆而為之是不幸因而且死則毀傷滅絶之罪有歸矣安可旌其門以表異之雖然委巷之陋非有

學術禮義之資能忘身以及其親出於誠心亦足稱者故列十七八焉廣明後方鎮淩法夸地千里事不上聞孝悌篤行之士旌命所不及載小說者名字不參見他書不可録若李知本張志寛之屬承上順下有禮讓君子之風故輯而序之張士巖父病藥須鯉魚冬月冰合有獺銜魚至前得以供父父遂愈母病癰士巖吮血父亡廬墓有虎狼依之焦懐肅母病每嘗其唾若味異輒悲號幾絶母終水漿不入口五日負土成墳廬守日一

食杖然後起繼母没亦如之張進昭母患狐刺左手墮而終及殯進昭截左髖廬于墓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東安王永樂隋大使梁子恭躬慰撫表其門高宗有事太山臨幸其居問本末書忍字以對天子為流涕賜縑帛而去四人名頗著詳見于篇

李知本趙州元氏人元魏洛州刺史靈六世孫父孝端仕隋為獲嘉丞與族弟太沖俱有世閥而太沖官宦最高鄉人語曰太沖無兄孝端無弟知本涉經術事親篤

至與弟知隱雍順子孫百餘至貲用僮僕無間也大業末盜賊過閭不入相戒曰無犯義門往依者五百餘室皆以免貞觀初知隱爲伊闕丞知本夏津令開元中孫瑱爲給事中揚州長史知隱孫顒有文辭至太常少卿從祖兄弟位給事中凡四人

張志寛蒲州安邑人居父喪而毀州里稱之王君廓兵略地不暴其閭倚全者百許姓後爲里正忽詣縣稱母疾求急令問狀對曰母有疾志寛輒病是以知之令謂

其妾繫於獄馳驗如言乃慰遣之母終負土成墳手蒔松柏高祖遣使者就弔拜員外散騎常侍賜物四十段表其閭

劉君良瀛州饒陽人四世同居族兄弟猶同產也門內斗粟尺帛無所私隋大業末荒饉妻勸其異居因易置庭樹鳥鶵忽鬬且鳴家人怪之妻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況人邪君良即與兄弟別處月餘密知其計因斥去妻曰爾破吾家召兄弟流涕以告更復同居天下亂鄉

人共依之衆築為堡因號義成堡武德中深州别駕楊弘業至其居凡六院共一庖子弟皆有禮節歎挹而去貞觀六年表異門閭

王少玄博州聊城人父隋末死亂兵遺腹生少玄甫十歲問父所在母以告即哀泣求尸時野中白骨覆壓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骼也少玄鑱膚閲旬而獲遂以葬創甚彌年乃興貞觀中州言狀拜徐王府參軍

任敬臣字希古棣州人五歲喪母哀毁天至七歲問父

英曰若何可以報母英曰揚名顯親可也乃刻志從學汝南任處權見其文驚曰孔子稱顔回之賢以為弗如也吾非古人然見此兒信不可及十六刺史崔樞欲舉秀才自以學未廣遯去又三年卒業舉孝廉授著作局正字父亡數殞絶繼母曰而不勝喪謂孝可乎敬臣更進饘粥服除遷祕書郎休沐閭門誦書監虞世南器其人歲終書上考固辭召為弘文館學士俄授越王府西閣祭酒當代王再表留進朝請郎舉制科擢許王文學

復為弘文館學士終太子舍人

支叔才定州人隋末荒饉夜丐食野中還進母為賊執欲殺之告以情賊閔其孝為解縛母病癰叔才吮瘡注藥及亡廬墓有白鵲止廬傍高宗時表異其家至德間

有常州人王遇弟遐俱為賊執將釋一人兄弟相讓死賊感其意盡縱之

程袁師宋州人母病十旬不褫帶藥不嘗不進代弟戍洛州母終聞訃日走二百里因負土築墳號擗人不復

識改葬曾門以來閱二十年乃畢常有白狼黄蛇馴墓左每哭羣鳥鳴翔永徽中刺史狀諸朝詔吏敦駕既至不願仕授儒林郎還之

武弘度士䕶兄之子補相州司兵參軍永徽中父卒自徐州被髮徒跣趨喪所負土築塋晨夕號曰一溢米素芝產廬前狸擾其旁高宗下詔褒美旌其門

宋思禮字過庭事繼母徐為聞孝補蕭縣主簿會大旱井池涸母羸疾非泉水不適口思禮憂懼且禱忽有泉

出諸庭味甘寒日不乏汲縣人異之尉柳晃為刻石頌其孝感

鄭潛曜者父萬鈞駙馬都尉滎陽郡公母代國長公主開元中主寢疾潛曜侍左右造次不去累三月不靧面主疾侵刺血為書請諸神丐以身代火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翌日主愈戒左右無敢言後尚臨晉長公主歷太僕光禄卿

元讓雍州武功人擢明經以母病不肯調侍膳不出閭

數十年母終廬墓次廢櫛沐飯菜飲水咸亨中太子監
國下令表闕于門永淳初巡察使表讓孝弟卓越擢太
子右内率府長史歲滿還鄉里人有所訟皆詣讓判中
宗在東宮召拜司議郎入謁武后望謂曰卿孝於家必
能忠於國宜以治道輔吾子尋卒
裴敬彝絳州聞喜人曾祖子通隋開皇中以太中大夫
居母喪哭喪明有白烏巢冡樾兄弟八人皆為名孝詔
表門闕世謂義門裴氏敬彝七歲能文章性謹敏宗族

重之號甘露頂父智周補臨黄令為下所訟敬彞年十四詣廵察使唐臨直枉臨奇之試命作賦賦工父罪已釋表敬彞于朝補陳王府典籖一日忽泣涕謂左右曰太人病痛吾輙然今心悸而痛事叵測乃請急倍道歸而父已卒羸毁踰禮乾封初遷累監察御史母病醫許仁則者躄不能乘敬彞自為輿往迎既居喪詔贈縑帛官為作靈轝終服以著作郎兼修國史歷中書舍人太子左庶子武后時為酷吏所陷死嶺南

梁文貞虢州閺鄉人少從軍守邊逮還親已亡自傷不得養即穿壙為門晨夕汛掃廬墓左喑默三十年家人有所問畫文以對會官改新道出文貞廬前行旅見之皆為流涕有甘露降塋木白兔馴擾縣令刊石紀之開元中刺史許景先表文貞孝絶倫類詔付史官

沈季詮字子平洪州豫章人少孤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為怯季詮曰吾怯乎為人子者可遺憂於親乎哉

貞觀中侍母度江遇暴風母溺死季詮號呼投江中少

選持母髕浮出水上都督謝叔方具禮祭而葬之

許伯會越州蕭山人或曰玄度十二世孫舉孝廉上元中為衡陽博士母喪負土成墳不御絮帛嘗滋味野火將逮塋樹悲號于天俄而雨火滅歳旱泉湧廬前靈芝生

陳集原瀧州開陽人世為酋長父龍樹為欽州刺史有疾即集原輒不食及亡嘔血數升即塋作廬盡以田貲讓兄弟里人髙之武后時歴右豹韜衛大將軍

陸南金蘇州吳人祖士季從同郡顧野王學左氏春秋司馬史班氏漢書仕隋為越王侗記室兼侍讀侗稱制擢著作郎時王世充將篡逆侗謂士季曰隋有天下三十年朝果無忠臣乎士季對曰見危授命臣宿志也請因啓事為陛下殺之謀洩俘侍讀乃不克貞觀初終太學博士兼弘文館學士南金仕為太常奉禮郎開元初少卿盧崇道抵罪徙嶺南逃還東都南金居母喪崇道偽稱弔客入而道其情南金匿之俄為讎人跡告詔侍

御史王旭捕按南金當重法弟趙璧詣旭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南金固言弟自誣不情旭怪之趙璧曰母未葬妹未歸兄能辦之我生無益不如死旭驚上狀𤣥宗皆宥之南金知書史履操謹完張說陸象先以賢謂之由庫部員外以痼疾改太子洗馬卒
張琇河中解人父審素為嶲州都督有陳纂仁者誣其冒戰級私庸兵𤣥宗疑之詔監察御史楊汪即按纂仁復告審素與總管董堂禮謀反於是汪收審素繫雅州

獄馳至嶲州按反狀堂禮不勝忿殺纂仁以兵七百圍
汪脅使露章雪審素罪既而吏共斬堂禮汪得出遂當
審素實反斬之没其家琇與兄瑝尚幼從嶺南久之逃
還汪更名萬頃瑝時年十三琇少二歲夜狙萬頃於魏
王池瑝斫其馬萬頃驚不及鬬為琇所殺條所以殺萬
頃狀繫于斧奔江南將殺搆父罪者然後詣有司道汜
水吏捕以聞中書令張九齡等皆稱其孝烈宜貸死侍
中裴耀卿等陳不可帝亦謂然謂九齡曰孝子者義不

顧命殺之可成其志赦之則虧律凡為子孰不願孝轉相讎殺遂無已時卒用耀卿議議者以為冤帝下詔申諭乃殺之臨刑賜食瑝不能進琇色自如曰下見先人復何恨人莫不閔之為誄揭于道斂錢為葬北邙尚恐仇人發之作疑冢使不知其處太宗時有即墨人王君操父隋末為鄉人李君則所殺亡命去時君操尚幼至貞觀時朝世更易而君操窶孤仇家無所憚詣州自言君操密挾刃殺之刳其心肝噉立盡趨告刺史曰父死

凶手歴二十年不克報乃令刷憤願歸死有司州上狀

帝為貸死高宗時絳州人趙師舉父為人殺師舉幼母

改嫁仇家不疑師舉長為人庸夜讀書久之手殺讎人

詣官自陳帝原之永徽初同官人同蹄智壽父為族人

所害智壽與弟智爽候諸塗擊殺之相率歸有司爭為

首有司不能決者三年或言弟始謀乃論死臨刑曰讎

已報死不恨智壽自投地委頓身無完膚舐智爽血盡

乃已見者傷之武后時下邽人徐元慶父爽為縣尉趙

師韞所殺元慶變姓名為驛家保久之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元慶手殺之自囚詣官后欲赦死左拾遺陳子昂議曰先王立禮以進人明罰以齊政枕干讎敵人子義也誅罪禁亂王政綱也然無義不可訓人亂綱不可明法聖人修禮治內飭法防外使守法者不以禮廢刑居禮者不以法傷義然後暴亂銷廉恥興天下所以直道而行也元慶報父讎束身歸罪雖古烈士何以加然殺人者死畫一之制也法不可二元慶宜伏辜傳曰父讎

不同天勸人之教也教之不苟元慶宜赦臣聞刑所以生遏亂也仁所以利崇德也今報父之仇非亂也行子之道仁也仁而無利與同亂誅是曰能刑未可以訓然則邪由正生治必亂作故禮防不勝先王以制刑也今義元慶之節則廢刑也跡元慶所以能義動天下以其忘生而趨其德也若釋罪以利其生是奪其德虧其義非所謂殺身成仁全死忘生之節臣謂宜正國之典寘之以刑然後旌閭墓可也時韙其言後禮部員外郎柳

宗元駁曰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不得並也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若師韞獨以私怨奮吏氣虐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胷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父不免於罪

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下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禮之所謂讎者冤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

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
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為䵷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
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憲
宗時衢州人余常安父叔皆為里人謝全所殺常安八
歲已能謀復仇十有七年卒殺全刺史元錫奏輕比刑
部尚書李鄘執不可卒抵死又富平人梁悅父為秦果
所殺悅殺仇詣縣請罪詔曰在禮父讎不同天而法殺
人必死禮法王教大端也二說異焉下尚書省議職方

員外郎韓愈曰子復父讎見于春秋于禮記周官若子史不勝數未有非而罪者最宜詳于律而律無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許復讎則人將倚法顓殺無以禁止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以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者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

相讎者也公羊子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下之辭非百姓相殺也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宜定其制曰有復父讎者事

發具其事下尚書省集議以聞酌處之則經無失指矣有詔以悅申宪請罪詣公門流循州穆宗世京兆人康買得年十四父憲責錢於雲陽張莅莅醉拉憲危死買得以莅趫悍度救不足解則舉鍤擊其首三日莅死刑部侍郎孫革建言買得救父難不為暴度不解而擊不為凶先王制刑必先父子之親春秋原心定罪周書諸罰有權買得孝性天至宜賜矜宥有詔減死

侯知道程俱羅者靈州靈武人居親喪穿壙作冢皆身

執其勞鄉人助者即哭而卻之廬墳次哭泣無節知道七年俱羅三年不止知道垢塵積首率夜半傅墳踴而哭鳥獸為悲號李華作二孝贊表其行曰厥初生人有君有親孝親為子忠君為臣兆自天命降及人倫背死不義忘生不仁過及智就為之禮文至哉侯氏創巨病殷手足胼胝以成高墳夜黑飈動如臨鬼神哭無常聲迥徹蒼旻苴斬三年爾獨終身嗟嗟程生其哀也均顧後絕配瞻前無隣又有何澄粹者池州人親病日錮俗

尚鬼病者不進藥澄粹刲股肉進親疾爲瘳後親没伏于墓哭踊無數以毀卒當時號青陽孝子士爲作誄甚衆壽州安豐李興亦有至行柳宗元爲作孝門銘曰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令上所部編户甿興父被惡疾歲月就亟興自刃股肉假託饋獻父老病已不能啖宿而死興號呼撫膺口鼻垂血捧土就墳沾漬涕洟墳左作小廬蒙以苫茨伏匿其中扶服頓踊晝夜哭訴孝誠幽達神爲見異廬上産紫芝白芝廬中醴泉

湧此皆陛下孝治神化陰中其心而克致斯事謹按興
匹庶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耨耒爲業而
能鍾彼醇孝超出古烈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
伏惟陛下有唐堯如神之德宜加旌褒合于上下請表
其里閭刻石明白宣延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
死請制曰可銘曰懿厥孝思兹惟淑靈禀承粹和篤守
天經泣侍羸疾默禱隱冥引刃自向殘肌敗形羞膳奉
進憂勞孝誠惟時髙髙曾不視聽創巨痛仍號于穹旻

捧土濡涕頓首成墳掐膺腐眦寒暑在廬草木悴死烏
獸踟躕殊類異族亦相其哀肇有二位孝道爰興克脩
厥猷載籍是登在帝有虞以孝烝烝仲尼述經以教于
曾惟昔曾侯見命夷宮亦有考叔寤莊稱純顯顯李氏
實與之倫哀嗟道路涕慕里隣神錫祕祉三秀靈泉帝
命旌加亦表其門統一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億齡
揚芬
許法慎滄州清池人甫三歲已有知時母病不飲乳慘

慘有憂色或以珍餌詭悅之輒不食還以進母後親喪常廬于塋有甘露嘉禾靈芝木連理白兔之祥天寶中表異其閭

林攢泉州莆田人貞元初仕為福唐尉母羸老未及迎而病攢聞棄官還及母亡水漿不入口五日自埏甓作塚廬其右有白烏來甘露降觀察使李若初遣官屬驗實會露晞里人失色攢哭曰天所降露禍我邪俄而露復集烏亦回翔詔作二闕于母墓前又表其閭蠲徭役

時號闕下林家
陳饒奴饒州人年十二親併亡窶弱居喪又歲飢或教其分弟妹可全性命饒奴流涕身丐訴相全養刺史李復異之給資儲署其門曰孝友童子
王博武許州人會昌中侍母至廣州及沙涌口暴風母溺死博武自投于水嶺南節度使盧貞俾吏沈罟獲二屍焉乃葬之表其墓曰孝子墓詔為刻石
萬敬儒廬州人三世同居喪親廬墓刺血寫浮屠書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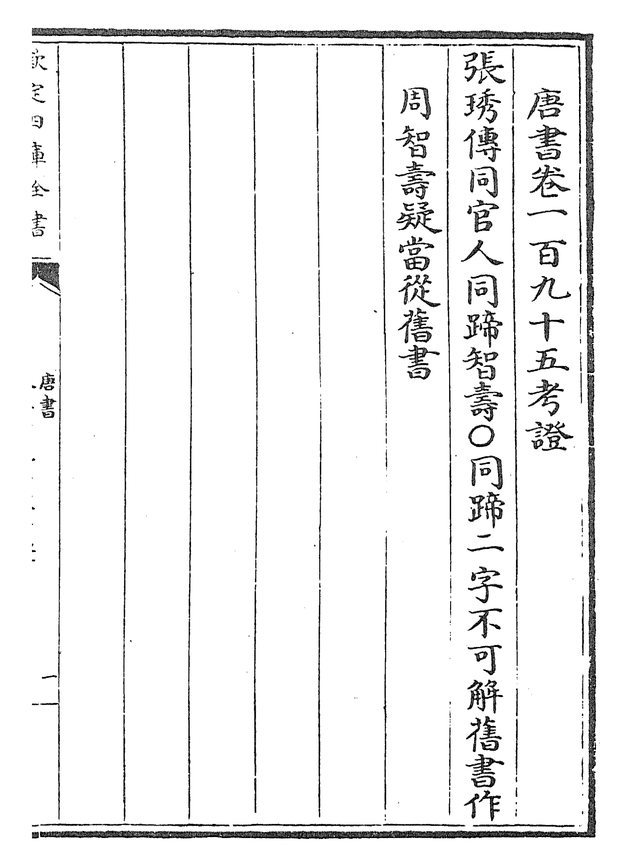
手二指輒復生州改所居曰成孝鄉廣孝聚大中時表其家

章全益梓州涪城人少孤爲兄全啓所鞠母病全啓封股膳母而愈及全啓亡全益服斬衰斷手一指以報不畜妻僮僕處一室賣藥自業世傳能作黄金居成都四十年號章孝子卒年九十八

贊曰聖人治天下有道曰要在孝悌而已父父也子子也兄兄也弟弟也推而之國國而之天下建一善而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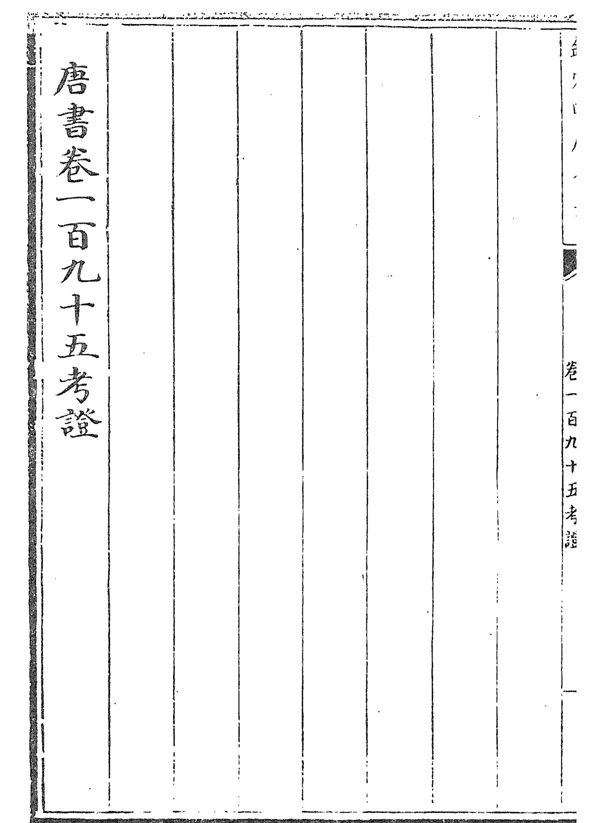
行從其失則以法繩之故曰孝者天下大本法其末也至匹夫單人行孝一槩而凶盜不敢凌天子喟而旌之者以其教孝而求忠也故裒而著于篇

唐書卷一百九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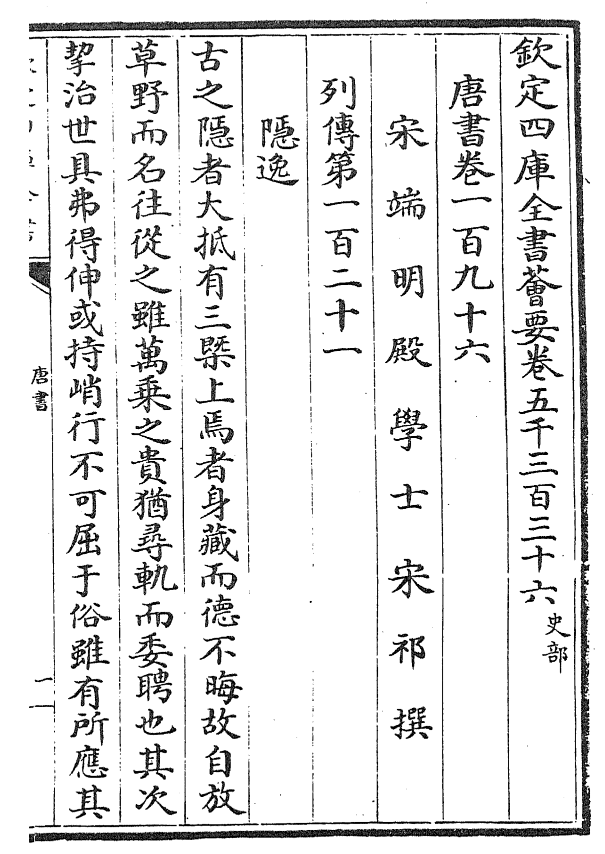


唐書卷一百九十五考證

張琇傳同官人同蹄智壽○同蹄二字不可解舊書作周智壽疑當從舊書



唐書卷一百九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三百三十六 史部

唐書卷一百九十六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一

隱逸

古之隱者大抵有三槩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故自放草野而名往從之雖萬乘之貴猶尋軌而委聘也其次挈治世具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于俗雖有所應其

於爵禄也汎然受悠然辭使人君常有所慕企怊然如不足其可貴也未焉者資槁薄樂山林内審其材終不可當世取捨故逃丘園而不返使人常高其風而不敢加訾焉且世未嘗無隱有之未嘗不旌賁而先焉者以孔子所謂舉逸民天下之人歸焉唐興賢人在位衆多其遁戢不出者纔班班可述然皆下槩者也雖然各保其素非託默于語足崖壑而志城闕也然放利之徒假隱自名以詭禄仕肩相摩於道至號終南嵩少為仕途

捷徑高尚之節喪焉故哀可喜慕者類于篇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通隋末
大儒也聚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經又為中說以擬論語
不為諸儒稱道故書不顯惟中說獨傳通知績誕縱不
嬰以家事鄉族慶弔冠昏不與也與李播呂才善大業
中舉孝悌廉潔授祕書省正字不樂在朝求為六合丞
以嗜酒不任事時天下亦亂因劾遂解去歎曰網羅在
天吾且安之乃還鄉里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仲長子

光者亦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山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績愛其真徙與相近子光瘖未嘗交語與對酌酒懽甚績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欲見兄弟輒度河還家游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乘牛經酒肆留或數日高祖武德初以前官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邪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復調

有司時太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績求為丞吏部以非流
不許績固請曰有深意竟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絕歲餘
又死績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棄官去自是太樂丞為
清職追述革酒法為經又采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為
譜李淳風曰君酒家南董也所居東南有盤石立杜康
祠祭之尊為師以革配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其
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邀者無貴賤輒往著五斗先
生傳刺史崔喜悅之請相見答曰奈何坐召嚴君平邪

卒不詣杜之松故人也為刺史請績講禮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之松歲時贈以酒脯初兄凝為隋著作郎撰隋書未成死績續餘功亦不能成豫知終日命薄葬自誌其墓績之仕以醉失職鄉人靳之託無心子以見趣曰無心子居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無喜色越國法曰穢行者不齒俄而無心子以穢行聞王黜之無慍色退而適茫蕩之野過動之邑而見機士機士撫髀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邪無心子

不應機士曰願見教曰子聞蜚廉氏馬乎一者朱鬛白毳龍骼鳳臆驟馳如舞終日不釋轡而以熱死一者重頭昂尾駝頸貉膝踶齧善蹶棄諸野終年而肥夫鳳不憎山棲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罹患不避穢而養精也其自處如此

朱桃椎益州成都人澹泊絶俗被裘曳索人莫能測其為長史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鹿幘麂鞾逼署鄉正委之地不肯服更結廬山中夏則羸冬緝木皮葉自蔽贈遺

無所受嘗織十芑屩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屩也為鬻米茗易之置其處輒取去終不與人接其為屩草柔細環結促密人爭躡之高士廉為長史備禮以請降階與之語不答瞪視而出士廉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邪乃簡條目薄賦斂州大治屢遣人存問見輒走林草自匿云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通百家說善言老子莊周周洛州總管獨孤信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為用爾

及長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密語
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詣京師
年已老而聽視聰瞭帝歎曰有道者欲官之不受顯慶
中復召見拜諫議大夫固辭上元元年稱疾還山高宗
賜良馬假鄱陽公主邑司以居之思邈於陰陽推步醫
藥無不善孟詵盧照隣等師事之照隣有惡疾不可為
感而問曰高醫愈疾奈何答曰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
居和為雨怒為風凝為雪霜張為虹霓天常數也人之

以支五藏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為榮衛章為氣色發為音聲人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則烝生熱否生寒結為瘤贅陷為癰疽奔則喘乏竭則燋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贏孛彗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時其蒸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瘤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其喘乏川瀆竭涸其燋槁高醫導以藥石救以鍼劑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災照鄰曰人事奈何曰心為

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小之謂也膽爲之將以果決爲務故欲大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静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方之謂也智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復問養性之要答曰天有盈虚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爲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墮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

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勲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
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
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已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
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知此則人事畢矣初魏徵等修
齊梁陳周隋五家史屢咨所遺其傳最詳永淳初卒年
百餘歲遺令薄葬不藏明器祭去牲牢孫處約常以諸
子見思邈曰俊先顯侑晚貴佺禍在執兵後皆驗太子
詹事盧齊卿之少也思邈曰後五十年位方伯吾孫為

屬吏願白愛時思邈之孫溥尚未生及溥爲蕭丞而齊卿徐州刺史

田游巖京兆三原人永徽時補太學生罷歸入太白山母及妻皆有方外志與共棲遲山水間自蜀歷荆楚愛夷陵青溪止廬其側長史李安期表其才召赴京師行及汝辭疾入箕山居許由祠旁自號由東隣頻召不出高宗幸嵩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賜藥物絮帛帝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儀止謹樸帝令左右扶

止謂曰先生比佳否答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帝曰朕得君何異漢獲四皓乎薛元超贊帝曰漢欲廢嫡立庶故四人者為出豈如陛下親降巖穴邪帝悦因敕游巖將家屬乘傳赴都拜崇文館學士帝營奉天宫游巖舊宅直宫左詔不聽毁天子自書榜其門曰隱士田游巖宅進太子洗馬裴炎死坐素厚善放還山蠶衣耕食不交當世惟與韓法昭宋之問為方外友云時又有史德義者崑山人居虎丘山騎牛帶瓢出入廛野

高宗聞其名召至洛陽俄稱疾歸天授初江南宣勞使
周興薦之復召赴都擢朝散大夫興死免官歸素譽頓
衰
孟詵汝州梁人擢進士第累遷鳳閣舍人他日至劉禕
之家見賜金曰此藥金也燒之火有五色氣試之驗武
后聞不悅出為台州司馬頻遷春官侍郎相王召為侍
讀拜同州刺史神龍初致仕居伊陽山治方藥睿宗召
將用之以老固辭賜物百段詔河南春秋給羊酒糜粥

尹畢構以詵有古人風名所居為孑平里開元初卒年九十三詵居官頗刻斂然以治稱其間居嘗語人曰養性者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當時傳其當

王友貞懷州河内人父知敬善書隸武后時仕為麟臺少監友貞少為司經局正字母病醫言得人肉啖良已友貞剔股以進母疾愈詔旌表其門素好學訓誨子弟如嚴君口不語人過重然諾時以為君子歷長水令罷歸中宗在東宫召為司議郎不就神龍初以太子中舍

人徵固辭疾詔致珍饌給全禄終身四時送其所州縣存問玄宗在東宫表以蒲車召不至卒年九十九贈銀青光禄大夫敕縣令弔祭

王希夷徐州滕人家貧父母喪爲人牧羊取傭以葬隱嵩山師黄頤學養生四十年頤卒更居兖州徂徠與劉玄博友善喜讀周易老子餌松栢葉雜華年七十餘筋力柔强刺史盧齊卿就謁問政答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此言足矣玄宗東廵狩詔州縣敦勸見行在時九十

餘帝令張説訪以政事宦官扶入宫中與語甚悦拜國子博士聽還山敕州縣春秋致束帛酒肉仍賜絹百衣一稱

李元愷邢州人博學善天步律歴性恭慎未嘗敢語人宋璟嘗師之既當國厚遺以束帛將薦之朝拒不答洺州刺史元行沖邀致之問經義畢贈衣服辭曰吾軀不可服新麗懼不稱以速咎也行沖垢皺復與之不獲已而受俄報身所蠶素絲曰義不受無妄財也先是定州

崔元鑒善禮學用張易之力授朝散大夫家居給半禄元愷誚曰無功而禄災也卒年八十餘

衛大經蒲州解人卓然高行口無二言武后時召之固辭疾素善魏夏侯乾童聞其母卒盛暑步往弔或止之曰方夏涉遠不如致書答曰書能盡意邪比至乾童以事行乃設席行弔禮不訊其家而還開元初畢構為刺史使縣令孔慎言就謁辭不見大經邃于易人謂之易聖豫筮死日鑿墓自為誌如言終

武攸緒則天皇后兄惟良子也恬淡寡欲好易莊周書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後更授太子通事舍人累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鴻臚少卿后革命封安平郡王從封中岳固辭官願隱居后疑其詐許之以觀所為攸緒廬巖下如素遁者后遣其兄攸宜敦諭卒不起后乃異之盤桓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所賜金銀鐺鬲野服王公所遺鹿裘素障癭栝塵皆流積不御也市田潁陽使家奴雜作自混於民晚年肌肉消

青疃有紫光晝能見星中宗初降封巢國公遣國子司業杜慎盈齎書以安車召拜太子賓客苦祈還山詔可安樂公主出降又遣通事舍人李邈以璽書迎之將至帝勅有司即兩儀殿設位行問道禮詔見日山帔葛巾不名不拜攸緒至更冠帶仗入通事舍人贊就位攸緒趨就常班再拜帝愕然禮不及行朝廷歎息賜予無所受親貴來謁道寒溫外默無所言及還中書門下學士朝官五品以上並祖城東俄而諸韋誅武氏連禍唯攸

緒不及睿宗恐其不自安下詔慰諭復召拜太子賔客不就譙王重福之亂攸緒以誣被繫張説表置廬山中書令姚元崇奏攸緒在武后時未嘗輒出令州縣逼遣士為驚嗟願詔賜嵩山舊居令州縣存問詔可開元十一年卒

白履忠汴州浚儀人貫知文史居古大梁城時號梁丘子景雲中召為校書郎棄官去開元十年刑部尚書王志愔薦履忠博學守操可代褚無量馬懷素入閣侍讀

國子祭酒楊瑒又表其賢召赴京師辭病老不任職詔拜朝散大夫乞還手詔許游京師徐返里閭履忠留數月乃去吳兢其里人也謂曰子素貧不霑斗米疋帛雖得五品亦何益履忠曰往契丹入寇家取排門夫吾以讀書縣爲免今終身高臥寬傜役豈易得哉

盧鴻字顥然其先幽州范陽人徙洛陽博學善書籀廬嵩山玄宗開元初備禮徵再不至五年詔曰鴻有泰一之道中庸之德鈎深詣微確乎自高詔書屢下每輒辭

託使朕虛心引領于今數年雖得素履幽人之介而失考父滋恭之誼豈朝廷之故與生殊趣耶將縱欲山林往而不能返乎禮有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今城闕密邇不足為勞有司其齎束帛之具重宣兹旨想有以翻然易節副朕意焉鴻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狀答曰禮者忠信所薄臣敢以忠信見帝召升內殿置酒拜諫議大夫固辭復下制許還山歲給米百斛絹五十府縣為致其家朝廷得失其以狀聞將行賜

隱居服官營草堂恩禮殊渥鴻到山中廣學廬聚徒至五百人及卒帝賜萬錢鴻所居室自號寧極云

吳筠字貞節華州華陰人通經誼美文辭舉進士不中性高鯁不耐沈浮於時去居南陽倚帝山天寶初召至京師請隸道士籍乃入嵩山依潘師正究其術南游天台觀滄海與有名士相娛樂文辭傳京師玄宗遣使召見大同殿與語甚悅敕待詔翰林獻玄綱三篇帝嘗問道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其餘徒喪紙札耳

復問神仙冶鍊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筠每開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天子重之羣沙門嫉其見遇而高力士素事浮屠共短筠於帝筠亦知天下將亂懇求還嵩山詔為立道館安祿山欲稱兵乃還茅山而兩京陷江淮盜賊起因東入會稽剡中大歷十三年卒弟子私謚為宗元先生始筠見惡於力士而斥故文章深詆釋氏筠所善孔巢父李白歌詩略相甲乙云

潘師正者貝州宗城人少喪母廬墓以孝聞事王遠知
為道士得其術居逍遥谷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
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既不乏矣帝尊異之詔即其廬
作宗唐觀及營奉天宮又敕直逍遥谷作門曰仙游北
曰尋真時太常獻新樂帝更名祈仙望仙翹仙曲卒年
九十八贈太中大夫諡體玄先生又有劉道合者亦與
師正同居嵩山帝即所隱立太一觀使居之時將封太
山雨不止帝令道合禳祝俄而霽乃令馳傳先行太山

祈祓得賞賜輒散貧乏之無所蓄咸亨中為帝作丹劑成而卒帝後營宮遷道合墓開其棺見骸坼若蟬蛻者帝聞恨曰為我合丹而自服去然所餘丹無它異

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温人事潘師正傳辟穀道引術無不通師正異之曰我得陶隱居正一法逮而四世矣因辭去徧游名山廬天台不出武后嘗召之未幾去睿宗復命其兄承禕就起之既至引入中掖廷問其術對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夫心目所知見每

損之尚不能已况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帝嗟味曰廣成之言也錫寶琴霞紋帔還之開元中再被召至都玄宗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善篆隷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刋正文句又命玉真公主及光禄卿韋縚至所居按金籙設祠厚賜焉卒年八十九贈銀青光禄大夫謚貞一先生親文其碑自師正道合與承禎等語言詼譎似方士𠞰之不録

直取其隱槩云

賀知章字季真越州永興人性曠夷善談說與族姑子陸象先善象先嘗謂人曰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證聖初擢進士超拔羣類科累遷太常博士張說為麗正殿修書使表知章及徐堅趙冬曦入院撰六典等書累年無功開元十三年遷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一日併謝宰相源乾曜語說曰賀公兩命之榮足為光寵然學士侍郎孰為美說曰侍郎衣冠之選

然要為具員吏學士懷先王之道經緯之文然後處之此其為間也玄宗自為贊賜之遷太子右庶子充侍讀申王薨詔選挽郎而知章取舍不平廕子喧訴不能止知章梯牆出首以決事人皆靳之坐徙工部肅宗為太子知章遷賓客授祕書監而左補闕薛令之兼侍讀時東宮官積年不遷令之書壁望禮之薄帝見復題聽自安者令之即棄官徒步歸鄉里知章晚節尤誕放遨嬉里巷自號四明狂客及祕書外監每醉輒屬辭筆不停

書咸有可觀未始刋飾善草隷好事者具筆研從之意有所愜不復拒然紙纔十數字世傳以為寶天寳初病夢遊帝居數日寤乃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為千秋觀而居又求周宫湖數頃為放生池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既行帝賜詩皇太子百官餞送擢其子僧子為會稽郡司馬賜緋魚使侍養幼子亦聽為道士卒年八十六肅宗乾元初以雅舊贈禮部尚書令之長谿人肅宗亦以舊恩召而令之已前卒

秦系字公緒越州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北都留守薛兼訓奏為右衛率府倉曹參軍不就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餘章俗傳東晉時所植系結廬其上穴石為研注老子彌年不出刺史薛播數往見之歲時致羊酒而系未嘗至城門姜公輔之謫見系輒窮日不能去築室與相近忘流落之苦公輔卒妻子在遠系為葬山下張建封聞系之不可致請就加校書郎與劉長卿善以詩相贈答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為五言長城系用

偏師攻之雖老益壯其後東度秣陵年八十餘卒南安人思之為立于亭號其山為高士峯云

張志和字子同婺州金華人始名龜齡父游朝通莊列二子書為象罔白馬證諸篇佐其說母夢楓生腹上而產志和十六擢明經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授左金吾衛録事參軍因賜名後坐事貶南浦尉會赦還以親既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著玄真子亦以自號有韋詣者為撰内解志和又著太易十五

篇其卦三百六十五兄鶴齡恐其遁世不還為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斤斧豹席欆𨃚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縣令使浚渠執畚無怍色嘗欲以大布製裘嫂為躬績織及成衣之雖暑不解觀察使陳少游往見為終日留表其居曰玄真坊以門隘為買地大其閎號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游為構之人號大夫橋帝嘗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為夫婦號漁童樵青陸羽嘗問孰為往來者對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四

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别也何有往來顔真卿為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為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辯捷類如此善圖山水酒酣或擊鼓吹笛舐筆輒成嘗撰漁歌憲宗圖真求其歌不能致李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云

孔述睿越州山陰人梁侍中休源八世孫高祖德紹事竇建德為中書侍郎嘗草檄毁薄太宗賊平執登汜水

樓責曰爾以檄諭我云何對曰犬吠非其主帝怒曰賊乃主耶命壯士捽殞樓下曾祖昌寓字廣成貞觀中對策高第歷魏州司馬有治狀帝為不置刺史為政三年璽書襃美進膳部郎中祖祖舜字奉先為監察御史以累下除成武令雉馴于廷述睿少與兄充符弟克讓篤孝已孤偕隱嵩山而述睿資嗜學大歷中劉晏薦於代宗以太常寺協律郎召擢累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述睿每一遷即至朝謝俄而辭疾歸以為常德宗立拜諫

議大夫命河南尹趙惠伯齎詔書束帛備禮敦遣既至對别殿賜第宅給廐馬兼皇太子侍讀固辭弗許久乃改祕書少監兼右庶子復為史館修撰述睿重次地理志本末最詳性退讓未始忤物雖親朋燕集至嚴默終日人皆畏之與令狐峘同職峘數抵侮然卒不校也時稱長者貞元四年帝念平涼之難尤惻怛以述睿精慤而誠故遣持祠具稱詔臨祭又以疾乞解久乃許以太子賓客還鄉賜帛五十匹衣一襲故事致仕不給公驛

帝特命給馬卒年七十一贈工部尚書

子敏行字至之元和初擢進士第岳鄂呂元膺表在節度府元膺徙東都河中輒隨府遷入拜右拾遺四遷司勲郎中集賢殿學士諫議大夫李絳遇害事本監軍楊叔元時無敢言敏行上書極論之叔元乃得罪以名臣子少修潔及仕宦能交當時豪俊有名一時而雅操不逮父矣卒年三十九贈工部侍郎

陸羽字鴻漸一名疾字季疵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或

言有僧得諸水濱畜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乃以陸為氏名而字之幼時其師教以旁行書答曰終鮮兄弟而絕後嗣得為孝乎師怒使執糞除圬墁以苦之又使牧牛三十羽潛以竹畫牛背為字得張衡南都賦不能讀危坐効羣兒囁嚅若成誦狀師拘之令薙草莽當其記文字懵懵若有遺過日不作主者鞭苦因歎曰歲月往矣奈何不知書嗚咽不自勝因亡去匿為優人作詼諧數千言天寶中州人

酺吏署羽伶師太守李齊物見異之授以書遂廬火門
山貌侻陋口吃而辯聞人善若在已見有過者規切至
忤人朋友燕處意有所行輒去人疑其多嗔與人期雨
雪虎狼不避也上元初更隱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
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裴回不得意或慟哭而歸故
時謂今接輿也久之詔拜羽太子文學徙太常寺太祝
不就職貞元末卒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
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時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煬突

間祀為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次臨淮知伯熊善煮茶召之伯熊執器前季卿為再舉杯至江南又有薦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為禮羽愧之更著毀茶論其後尚茶成風時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

崔覲梁州城固人以儒自業身耕耨取給老無子乃以田宅財貲分給奴婢各為業而身與妻隱南山約奴婢過其舍則給酒食夫婦嘯詠相視為娛山南西道節度

使鄭餘慶辟為參謀敦趣就職不曉吏事餘慶稱長者
文宗時左補闕王直方其里中人也上書論事見便殿
訪遺逸直方薦覲高行詔以起居郎召辭疾不至
陸龜蒙字魯望元方七世孫也父賓虞以文歷侍御史
龜蒙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舉進士一不中往
從湖州刺史張摶游摶歷湖蘇二州辟以自佐嘗至饒
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
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雖幽憂疾痛貲無十日計

不少輟也文成竄㐫篋中或歷年不省為好事者盜去
得書熟誦乃錄讐𠤎勤勤朱黃不去手所藏雖少其精
皆可傳借人書篇帙壞舛必為輯褫刊正樂閒人學講
論不倦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
故常苦飢身畚鍤䔬剌無休時或譏其勞答曰堯舜黴
瘠禹胼胝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嗜茶置園顧
渚山下歲取租茶自判品第張又新為水說七種其二
慧山泉三虎丘井六松江人助其好者雖百里為致之

初病酒再期乃已其後客至挈壺置杯不復飲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肎見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齎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召不至李蔚盧攜素與善及當國召拜左拾遺詔方下龜蒙卒光化中韋莊表龜蒙及孟郊等十人皆贈右補闕陸氏在姑蘇其門有巨石遠祖績嘗事吳爲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爲重人稱其廉號鬱林石世保其居

云

唐書卷一百九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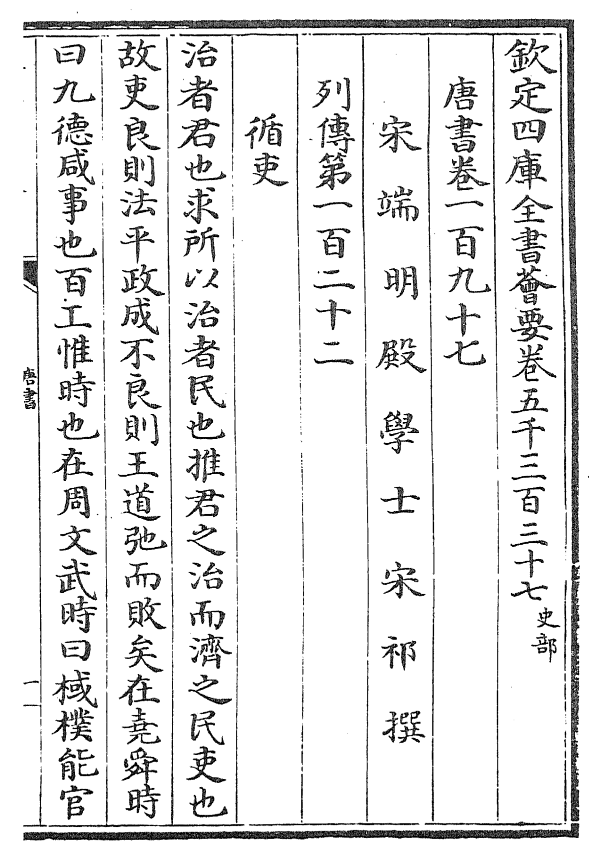
唐書卷一百九十六考證

隱逸孟詵傳○舊書入方伎傳

潘師正傳貝州宗城人○舊書作趙州贊人

賀知章傳○舊書入文苑傳

唐書卷一百九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三百三十七　史部

唐書卷一百九十七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二

循吏

治者君也求所以治者民也推君之治而濟之民吏也故吏良則法平政成不良則王道弛而敗矣在堯舜時曰九德咸事也百工惟時也在周文武時曰棫樸能官

人也南山有臺樂得賢也是循吏之效也堯舜五帝之
盛帝文武三王之顯王不能去是而治後世可乎哉唐
興承隋亂離剗祓荒荼始擇用州刺史縣令太宗嘗曰
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永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
録姓名於屏風卧興對之得才否狀輒疏之下方以擬
廢置又詔内外官五品以上舉任縣令者於是官得其
人民去歎愁就安安都督刺史其職察州縣間遣使者
循行天下劾舉不職始都督刺史皆天子臨軒冊授後

不復冊然猶受命日對便殿賜衣物乃遣玄宗開元時已辭仍詣側門候進止所以光寵守臣以責其功初刺史準京官得佩魚品卑者假緋魚開元中又錮廢酷吏懲無良羣臣化之革苛嬈之風爭以惠利顯復詔三省侍郎缺擇嘗任刺史者郎官缺擇嘗任縣令者至宰相名臣莫不孜孜言長人不可輕授亟易是以授受之間雖不能皆善而所得十五故協氣嘉生薰為太平垂祀三百與漢相埒致之之術非循吏謂何故條次治宜以

著厥庸若將相大臣兼以勲閥著者各見本篇不列於
茲

韋仁壽京兆萬年人隋大業末為蜀郡司法書佐斷獄
平得罪者皆自以韋君所論死無恨高祖入關遣使者
徇定蜀承制擢仁壽嶲州都督府長史南寧州納欵朝
廷歳遣使撫接至率貪沓邊人苦之多叛去帝素聞仁
壽治理詔檢校南寧州都督寄治越嶲詔歳一按行慰
勞仁壽將兵五百人循西洱河開地數千里稱詔置七

州十五縣酋豪皆來賓見即授以牧宰威令簡嚴人人安悅將還酋長泣曰天子藉公鎮撫奈何欲去我仁壽以池壁未立為解諸酋即相率築城起廨甫旬略具仁壽乃告以實曰吾奉詔第撫循庸敢擅留夷夏父老乃悲啼祖行遣子弟隨貢方物天子大悅仁壽請徙治南寧州假兵遂撫定詔可敕益州給兵護送刺史竇軌疾其功詠言山獠方叛未可以遠略不時遣歲餘卒

陳君賓陳鄱陽王伯山子也仕隋為襄國通守武德初

挈郡聽命封東陽郡公遷邢州刺史貞觀初徙鄧州州承喪亂後百姓流冗君賓加意勞徠不朞月皆還自業明年四方霖潦獨君賓所治有年儲倉充羨蒲虞二州民就食其境太宗下詔勞之曰去年關内六州穀不登餱糧少令析民房逐食聞刺史與百姓識朕此懷務相安養還有贏糧出布帛贈遺行者此知水旱常數更相拯贍禮讓興行海内之人皆為兄弟變澆薄之風朕顧何憂巳命有司録刺史以下功最百姓養户免今年調

物是歲入為太府少卿轉少府少監坐事免起為虔州刺史卒

張允濟青州北海人仕隋為武陽令以愛利為行元武民以牸牛依婦家者久之孳十餘犢將歸而婦家不與牛民訴縣縣不能決乃詣允濟允濟曰若自有令吾何與為民泣訴其抑允濟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盡出民家牛質所來婦家不知遽曰此婿家牛我無豫即遣左右撤蒙曰可以此牛還婿婦家

叩頭服罪元武吏大慙允濟過道旁有姥廬守所蒔葱因教曰第還舍脫有盜當告令姥謝歸俄大亡葱允濟召十里內男女盡至物色驗之果得盜者有行人夜發遺袍道中行十餘里乃寤人曰吾境未嘗拾遺可還取之既而得袍舉政尤異遷高陽郡丞郡缺太守獨統郡事吏下畏悅賊帥王須抜攻郡於是糧屈吏食槐葉藁節無叛者貞觀初累遷刑部侍郎封武城縣男擢幽州刺史卒時又有李桐客者亦以治稱初仕隋爲門下録

事煬帝在江都以四方日亂謀徙都丹陽召羣臣議左右希意以為江左且望幸若廵狩勒石紀功復禹舊跡顧不其然桐客獨曰吳會卑濕而陿不足奉萬乘給三軍吳人力屈無以堪命且踰越險阻非社稷福御史劾以誹毀幾得罪而免為宇文化及脅將至黎陽又陷竇建德賊平授秦王府法曹參軍貞觀初累為通巴二州刺史治尚清平民呼為慈父桐客冀州衡水人

李素立趙州高邑人曾祖義深仕北齊為梁州刺史父

政藻為隋水部郎使淮南死于盜素立仕武德初擢監
察御史民犯法不及死高祖欲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
天下所共有一動摇則人無以措手足方大業經始柰
何輦轂下先棄刑書乎帝嘉納由是恩顧特異以親喪
解官起授七品清要有司擬雍州司户參軍帝曰要而
不清復擬祕書郎帝曰清而不要乃授侍御史貞觀中
轉揚州大都督府司馬初突厥鐵勒部内附即其地為
瀚海都護府詔素立領之於是闕泥熟别部數梗邊素

立以不足用兵遣使諭降夷人感其恩率馬牛以獻素立止受酒一桮歸其餘乃開屯田立署次虜益畏威歷太僕鴻臚卿累封高邑縣侯出為綿州刺史永徽初徙蒲州將行還所餘儲粁并什器于州齎家書就道會卒高宗特廢朝一日謚曰平

孫至遠始名鵬而素立方奉使謂家人曰古有待事名子吾此役可命子孫矣遂以名之少秀晤能治尚書左氏春秋未見杜預釋例而作編記大趣略同復撰周書

起后稷至赧為傳紀令狐德棻許其良史始調蒲州參軍累補乾封尉上元時制策高第授明堂主簿以喪解官既除調鴻臚主簿奏戎狄簿領高宗悦擢監察御史裏行忤貴倖外遷久乃歴司勲吏部員外郎中遷天官侍郎知選事疾令史受賄謝多所絀易吏肅然斂手有王忠者被放吏謬書其姓為士欲擬訖增成之至遠曰調者三萬無士姓此必王忠吏叩頭服罪至遠之知選以内史李昭德進人或勸其往謝答曰公以公用我奈

何欲謝以私卒不詣故昭德銜之出為壁州刺史卒年
四十八至遠父休烈亦有文終鄎令年四十九世歎其
父子材不盡云至遠見桓彥範力言其賢盧從愿尚少
高以評目許弟從遠且貴豫言其位以驗所至蘇頲其
出也少失母至遠愛視甚謹以女妻之友兄弟事寡姊
有禮世稱其德從遠清密有學神龍初歷中書令太府
卿累封趙郡公謚曰懿兄弟皆德望相埒又從父游道
武后時冬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

至遠子畲字玉田少聰警初歷汜水主簿遇事蠭鋭雖
廝竪一閲輒記姓名居業黜陟使路敬潛薦其清白擢
右臺監察御史裏行臺廢授監察御史累轉國子司業
事母謹累世同居長幼有禮畲妻物故時母病恐悲傷
約家人無以哭聞母所朝夕省侍無憂色母終毀而卒
從遠子巖年十餘歳會中宗祀明堂以近臣子弟執籩
豆巖進止中禮授右宗衛兵曹參軍歷洛陽尉累遷兵
部郎中發扶風兵慝姚嶲稱旨遷諫議大夫封贊皇縣

伯終兵部侍郎嚴善草隷爲參軍時製一裘服終身

薛大鼎字重臣蒲州汾陰人父粹爲隋介州長史與漢

王諒同反誅大鼎貫爲官奴流辰州用戰功得還高祖

兵興謁見龍門因說帝絶龍門軍永豐倉就食傳檄遠

近據天府示豪傑爲拊背扼喉計帝竒之時諸將已决

策先攻河東故議寘授大將軍府察非掾出爲山南道

副大使開屯田以實倉廩趙郡王孝恭討輔公祏以大

鼎爲饒州道軍師引兵度彭蠡湖以功遷浩州刺史果

徙滄州無棣渠久廢塞大鼎浚治屬之海商賈流行里民歌曰新溝通舟檝利屬滄海魚鹽至昔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又疏長蘆漳衡三渠泄汙潦水不為害是時鄭德本在曹州賈敦頤為瀛州皆有治名故河北稱鐺脚刺史永徽中遷銀青光禄大夫行荆州大都督長史卒謚曰恭

子克構有器識永隆初歷戸部郎中族人黄門侍郎顗以弟紹尚太平公主問於克構答曰室有傲婦善士所

惡夫惟淑德以配君子無忠可矣顗不敢沮而紹卒誅
陳思忠居父喪詔奪服客往弔思忠辭以辰日不見克
構曰事親者避嫌可也旣孤矣則無不哭世服其言天
授中遷麟臺監坐弟爲酷吏所陷流死嶺南
賈敦頤曹州寃句人貞觀時數歷州刺史資廉潔入朝
常盡室行車一乘敝甚羸馬繩羈道上不知其刺史也
久之爲洛州司馬以公累下獄太宗貰之有司執不貰
帝曰人孰無過吾去太甚者若悉繩以法雖子不得於

父况臣得事其君乎遂獲原徙瀛州刺史州瀕滹沱泒
二水歲溢溢壞室廬寖洳數百里敦頤為立堰庸水不
能暴百姓利之時弟敦實為饒陽令政清靜吏民嘉美
舊制大功之嫌不連官朝廷以其兄弟治行相髙故不
徙以示寵永徽中遷洛州洛多豪右占田類踰制敦頤
舉没者三千餘頃以賦貧民發姦擿伏下無能欺卒于
官咸亨初敦實為洛州長史亦寛惠人心懷向洛陽令
楊德幹矜酷烈杖殺人以立威敦實諭止曰政在養人

傷生過多雖能不足貴也德幹為哀減始洛人為敦頤刻碑大市旁及敦實入為太子右庶子人復為立碑其側故號常棣碑歷懷州刺史有美跡永淳初致仕病篤子孫迎醫敦實不肯見曰未聞良醫能治老也卒年九十餘子脩福左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以竇懐貞黨誅德幹歷澤齊汴相四州刺史有威嚴時語曰寧食三斗炭不逢楊德幹天授初子神讓與徐敬業起兵皆及誅田仁會雍州長安人祖軌隋幽州刺史封信都郡公父

弘襲封至陵州刺史仁會擢制舉仕累左武候中郎將太宗征遼東而薛延陀以數萬騎掩河內詔仁會與執失思力率兵擊敗之尾逐數百里延陀幾生得璽書嘉尉永徽中為平州刺史歲旱自暴以祈而雨大至穀遂登人歌曰父母育我兮田使君挺精誠兮上天聞中田致雨兮山出雲倉廩實兮禮義申願君常在兮不患貧五遷勝州都督境有夙賊依山剽行人仁會發騎捕格夷之城門夜開道無寇跡入為太府少卿遷右金吾將

軍所得禄估有贏輒入之官人以爲尚名然資彊挐疾
惡晝夜循行有絲毫姦必發廷中讁罰日數百京師無
貴賤舉憚之有女巫傳鬼道惑衆自言能活死人市里
尊神仁會劾徙于邊轉右衛將軍以年老乞骸骨卒年
七十八謚曰威
子歸道明經及第累擢通事舍人内供奉左衛郎將突
厥默啜請和武后詔將軍閻知微册可汗號持節往默
啜又遣使謝知微遇諸道即與緋袍銀帶因表使者即

到請備禮廷賜歸道諫曰虜背恵積年今悔過入朝解辮削衽宜待天旨而知微擅賜使朝廷何以加之宜敕初服須天子命小國使者不足備禮迓之后從焉默啜將至單于都護府詔歸道攝司賓卿往勞默啜請六胡州及都護府地不得大怨望執歸道將害之歸道色不撓詈且讓為陳禍福默啜亦悔會有詔賜默啜粟三萬石綵五萬段農器三千且許結婚於是更以禮遣歸道既還具陳默啜不臣狀請備邊已而果反乃擢歸道夏

官侍郎益親信遷左金吾將軍司膳卿押千騎宿衛玄武門桓彦範等誅二張而歸道不豫聞及索騎士拒不應事平彦範欲誅之以辭直免還私第然中宗壯其守召拜太僕少卿遷殿中少監右金吾將軍卒贈輔國大將軍追封原國公謚曰烈帝自為文以祭子賓庭開元時至光禄卿

裴懐古壽州壽春人儀鳳中上書闕下補下邽主簿頻遷監察御史姚巂道蠻反命懐古馳驛往懐輯之申明

誅賞歸者日千計俄縛首惡遂定南方蠻夏立石著功

恒州浮屠為其徒誣告祝詛不道武后怒命按誅之懷

古得其枉為后申訴不聽因曰陛下法與天下畫一豈

使臣殺無辜以希盛旨哉即其人有不臣狀臣何情寬

之后意解得不誅閻知微之使突厥懷古監其軍默啜

脅知微稱可汗又欲官懷古不肯拜將殺之辭曰守忠

而死與毀節以生孰愈請就斬不避也遂囚軍中因得

亡而素尫弱不能騎宛轉山谷間僅達并州時長史武

重規縱暴左右妄殺人取賞見懷古至爭執之有果毅嘗識懷古疾呼曰裴御史也遂免遷祠部員外郎姚嶲酋等叩闕下願得懷古鎮安遠夷拜姚州都督以疾辭始安賊歐陽倩衆數萬剽没州縣以懷古為桂州都督招慰討擊使未踰嶺逆以書諭禍福賊迎降自陳為吏侵而反懷古知其誠以為示不疑可破其謀乃輕騎赴之或曰獠夷難親備之且不信況易之哉答曰忠信可通神明況裔人耶身至壁撫諭倩等大喜悉歸所掠出

降雖諸洞素翻覆者亦牽連根附嶺外平從相州刺史并州大都督長史所至吏民懷愛神龍中召為左羽林大將軍未至官還為并州人知其還攜扶老稚出迎崔宣道始代為長史亦野次懷古不欲厚愧宣道使人驅迎者還而來者愈衆得人心類如此俄轉幽州都督綏懷兩蕃將舉落内屬會以左威衛大將軍召而孫佺代之佺不知兵遂敗其師卒于官懷古清介審慎在幽州時韓琬以監察御史監軍稱其馭士信臨財廉國名將

云

章景駿司農少卿弘機孫中明經神龍中歷肥鄉令縣北瀕漳連年泛溢人苦之舊防迫漕渠雖峭岸隨即壞決景駿相地勢益南千步因高築鄣水至堤趾輒去其北燥為腴田又維艚以梁其上而廢長橋功少費約後遂為法方河北飢身廵閭里勸人通有無教導撫循縣民獨免流散及去人立石著其功後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邪

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為孝子當時治有名者景駿與清漳令馮元淑臨洺令楊茂謙三人景駿後數年為趙州長史道出肥鄉民喜爭奉酒食迎犒有小兒亦在中景駿曰方兒曹未生而吾去邑非有舊恩何故來對曰耆老為我言學廬館舍橋鄣皆公所治意公為古人今幸親見所以來景駿為留終日後遷房州刺史州窮險有蠻夷風無學校好祀淫鬼景駿為諸生貢舉通隘

道作傳舍罷祠房無名者景駿之治民求所以便之類如此轉奉天令未行卒茂謙擢制舉授左拾遺內供奉為吏介而勤歷祕書郎始竇懷貞雅重其材及執政薦為大理正左臺御史中丞開元初出為魏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與司馬張懷玉同鄉長相善洎晚有隙掉訐短長左遷桂州都督從廣州卒景駿子述自有傳

李惠登營州柳城人為平盧軍裨將安祿山亂從董秦泛海略定滄棣等州輕兵遠鬬賊不支戰輒北史思明

反惠登陷賊以計挺身走山南依來瑱表試金吾衛將軍李希烈反屬以兵二千使屯隋州惠登挈州以歸即拜刺史州數被亂野如薙人無處業惠登雖朴素無學術而視人所謂利者行之所謂害者去之率心所安暗與古合政清静居二十年田畒闢户口日增人歌舞之於是節度使于頔狀其績詔加御史大夫升隋為上州

俄檢校國子祭酒卒贈洪州都督

羅珦越州會稽人寳應初詣闕上書授太常寺太祝曹

王臯領江西荆襄節度使常署幕府累遷副使臯卒軍
亂刼府庫珣取首惡十餘人斬以狗環棘廷中俾投所
刼庫物一日皆滿乃貰餘黨召為奉天令中官出入係
道吏緣以犯禁珣榜笞之雖死不置自是屏息擢廬州
刺史民間病者捨醫藥禱淫祀珣下令止之修學宮政
教簡易有芝草白雀淮南節度使杜佑上治狀賜金紫
服再遷京兆尹請減平糴半以常賦充之人賴其利以
老病求解徙太子賓客累封襄陽縣男卒謚曰恵

子讓字景宣以文學蚤有譽舉進士宏辭賢良方正皆高第為咸陽尉父喪幾毀滅服除布衣糲飯不應辟署十餘年淮南節度使李鄘即所居敦請置幕府除監察御史位給事中累遷福建觀察使兼御史中丞有仁惠名或以婢遺讓者問所從荅曰女兄九人皆為官所賣留者獨老母耳讓慘然為焚券召母歸之入為散騎常侍拜江西觀察使卒年七十一贈禮部尚書

韋丹字文明京兆萬年人周大司空孝寛六世孫高祖

琨以洗馬事太子承乾諫不聽太宗才之擢給事中高
宗在東宮為中舍人封武陽縣侯孝敬為太子琨以右
中護為詹事卒贈秦州都督謚曰貞丹蚤孤從外祖顔
真卿學擢明經調安遠令以讓庶兄入紫閣山事從父
能復舉五經高第歴咸陽尉張獻甫表佐邠寧幕府順
宗為太子以殿中侍御史召為舍人新羅國君死詔拜
司封郎中往弔故事使外國賜州縣十官賣以取貲號
私覿官丹曰使外國不足于資宜上請安有貿官受錢

即具疏所宜費帝命有司與之因著令未行而新羅立
君死還為容州刺史教民耕織止惰游興學校民貧自
鬻者贖歸之禁吏不得掠為隸始城州周十三里屯田
二十四所教種茶麥仁化大行遷河南少尹未至徙義
成軍司馬以諫議大夫召有直名劉闢反議者欲釋不
誅丹上疏以為孝文世法廢人慢當濟以威今不誅闢
則可使者唯兩京耳憲宗褒美會闢圍梓州乃授丹劒
南東川節度使代李康至漢中上言康守方盡力不可

易召還議蜀事闕去梓因以讓高崇文乃拜晉慈隰州觀察使封咸陽郡公閱歲自陳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張職為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帝從之徙為江南西道觀察使丹計口受俸委餘於官罷八州冗食者收其財始民不知為瓦屋草茨竹椽久燥則戞而焚丹召工教為陶聚材於場度其費為估不取贏利人能為屋者受材瓦于官免半賦徐取其償逃未復者官為為之貿不能者畀以財身往勸督置南北市為營以舍軍歲中

旱募人就功厚與直給其食為衢南北夾兩營東西七里以廢倉為新廄馬息不死築堤扞江長十二里竇以疏漲凡為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有吏主倉十年丹覆其糧亡三千斛丹曰吏豈自費邪籍其家盡得文記乃權吏所奪丹召諸吏曰若恃權取於倉罪也與若期一月還之皆頓首謝及期無敢違有卒違令當死釋不誅去上書告丹不法詔丹解官待辨會卒年五十八驗卒所告皆不實丹治狀愈明太和中裴誼觀

察江西上言為丹立祠堂刻石紀功不報宣宗讀元和實録見丹政事卓然它日與宰相語元和時治民孰第一周墀對臣嘗守江西韋丹有大功德被八州歿四十年老幼思之不忘乃詔觀察使紇干泉上丹功狀命刻功于碑

子宙推㕓累調河南府司録參軍李玨表河陽幕府宣宗謂宰相墀曰丹有子否以宙對帝曰與好官乃拜侍御史三遷度支郎中盧鈞節度太原表宙為副是時回

鶻已破諸部入塞下剽殺吏民鈞欲得信重吏視邊宙請往自定襄鴈門五原絶武州塞略雲中踰句注徧見酋豪鐫諭之視亭障守卒增其稟約吏不得擅以兵侵諸戎犯者死於是三部六蕃諸種皆信悅召拜吏部郎中出為永州刺史州方災歉乃斥官下什用所以供刺史者得九十餘萬錢為市糧餉俗不知法多觸罪宙為書制律并種植為生之宜戶給之州負嶺轉餉艱險每饑人輒莩死宙始築常平倉收穀羨餘以待乏罷冗役

九百九十四員縣舊置吏督賦宙俾民自輸家十相保常先期湘源生零陵香歲市上供人苦之宙為奏罷民貧無牛以力耕宙為置社二十家月會錢若干探名得者先市牛以是為準久之牛不乏立學官取仕家子弟十五人充之初俚民婚出財會賓客號破酒晝夜集多至數百人貧者猶數十力不足則不迎至淫奔者宙條約使略如禮俗遂改邑中少年常以七月擊鼓羣入民家號行盜皆迎為辦具謂之起盆後為解素喧呼疾鬬

宙至一切禁之還為大理少卿久之拜江西觀察使政簡易南方以為世官遷嶺南節度使南詔陷交趾撫兵積備以幹聞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咸通中卒

宙弟岫字伯起亦有名宙在嶺南以從女妻小校劉謙或諫止之岫曰吾子孫或當依之謙後以功為封州刺史生二子即隱龔澄樞舉進士陋甚岫獨謂龔必大用龔執政岫自泗州刺史擢福建觀察使云

盧弘宣字子章元和中擢進士第鄭權帥襄陽辟署幕府李愬代權二人交憾弘宣始謁愬愬敕左右謹衛既與語見其沖遠不覺洗然裴度留守東都表為判官遷累給事中駙馬都尉韋處仁拜虢州刺史弘宣謂非所任還詔不下開成中山南江西大水詔弘宣與吏部郎中崔瑨分道賑䘏使有指還遷京兆尹刑部侍郎拜劍南東川節度使時歲饑盜贅結酋豪自王偽署官吏發教嚮招亡命聯蓬瀘嘉榮諸州訹蠻落搖亂根株磐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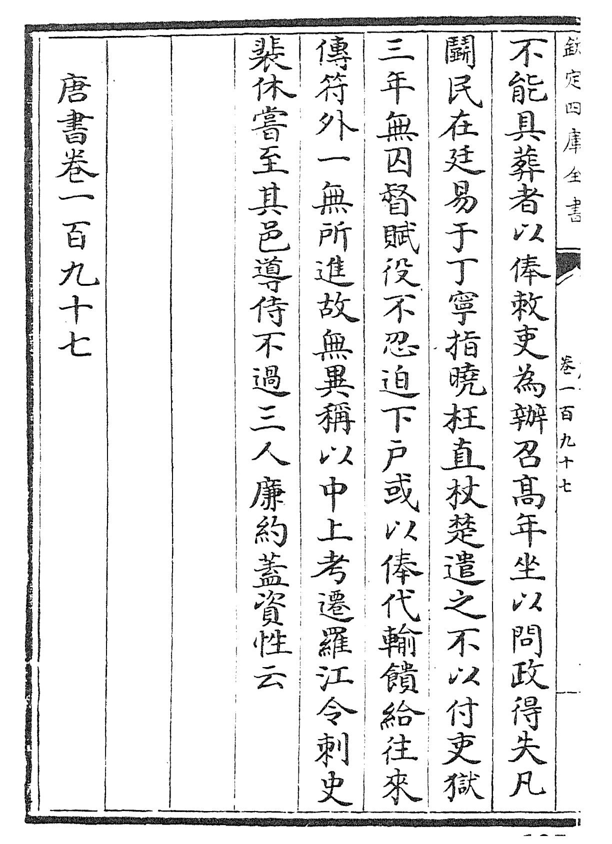
弘宣下檄脅諭賊黨稍降其黠强者署軍中屛無能還之農魁長逃入峽中吏捕誅之徙義武節度使弘宣性寛厚政目簡省人便安之然犯者不甚貸河朔故法偶語軍中則死弘宣使除之初詔賜其軍粟三十萬斛貯飛狐弘宣計輓費不能滿直敕吏守之明年春大旱教民隨力往取時幽魏饑甚獨易定自如至秋悉收所貸軍食以饒歷工部尚書祕書監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七贈尚書右僕射弘宣患士庶人家祭無定儀乃

合十二家法損益其當次以為書子告字子有及進士第終給事中

薛元賞亡里系所來太和初自司農少卿出為漢州刺史時李德裕為劍南西川節度使會維州降德裕受之以聞牛僧孺沮其議執還之元賞上書極言可因撫之潰虜膺腹不可失不省段文昌代德裕狀元賞治當最遷累司農卿京兆尹出為武寧節度使罷泗口猥稅人以為便俄徙邠寧會昌中德裕當國復拜京兆尹都市

多俠少年以黛墨鑱膚夸詭力剽敓坊閭元賞到府三日收惡少杖死三十餘輩陳諸市餘黨懼爭以火滅其文元賞長吏事能推言時弊件白之禁乇怙勢擾府縣元賞數與爭不少縱由是軍暴折戢百姓賴安就加檢校吏部尚書閱歲進工部尚書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德裕用元賞弟元龜為京兆少尹知府事宣宗立罷德裕而元龜坐貶崖州司戶參軍元賞下除袁王傅久之復拜昭義節度使卒

何易于不詳何所人及所以進爲益昌令縣距州四十里刺史崔朴常乘春與賓屬汎舟出益昌旁索民挽繂易于身引舟朴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愧與賓客疾驅去鹽鐵官榷取茶利詔下所在毋敢隱易于視詔書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賦毒之乎命吏閣詔吏曰天子詔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竄邪對曰吾敢愛一身移暴于民乎亦不使罪爾曹即自焚之觀察使素賢之不劾也民有死喪



不能具葬者以俸敕吏為辦召高年坐以問政得失凡鬬民在廷易于丁寧指曉枉直杖楚遣之不以付吏獄三年無囚督賦役不忍迫下戶或以俸代輸饋給往來傳符外一無所進故無異稱以中上考遷羅江令刺史裴休嘗至其邑導侍不過三人廉約蓋資性云

唐書卷一百九十七

唐書卷一百九十七考證

李素立傳父政藻○臣酉按宰相世系表作政期政藻弟也

薛大鼎傳鄭德本在瀛州賈敦頤爲冀州○舊書作瀛州刺史賈敦頤曹州刺史鄭德本臣酉按賈敦頤傳亦作瀛州新書自相矛盾

韋景駿傳司農少卿弘機孫○臣酉按弘機子餘慶餘慶子岳岳子景駿則景駿乃弘機曾孫也此云孫誤

總由以岳子景駿為二人皆餘慶子故以景駿為弘機孫也辨詳舊書考證

唐書卷一百九十七考證

謹案卷一百九十五第二頁前一行鼓城彭思義

刋本彭訛鼓據毛本改

第五頁後三行初知隱為伊闕丞按宰相世系表

丞作尉與此異

第九頁後一行補臨黄令按舊書臨黄作外黄與

此異

卷一百九十六第四頁後一行為𩞄米茗易之按

舊書此事見高士康傳中米下無茗字與此徵

異

第六頁後五行修齊梁陳周隋五家史刋本脱陳

字據舊書增

第十二頁前六行盧鴻按舊書作盧鴻一檢困學

紀聞載葉夢得序盧鴻一草堂圖畧云舊史二

名與中嶽碑合新史删去一字不知何據當以

舊史為正今仍本書而誌葉說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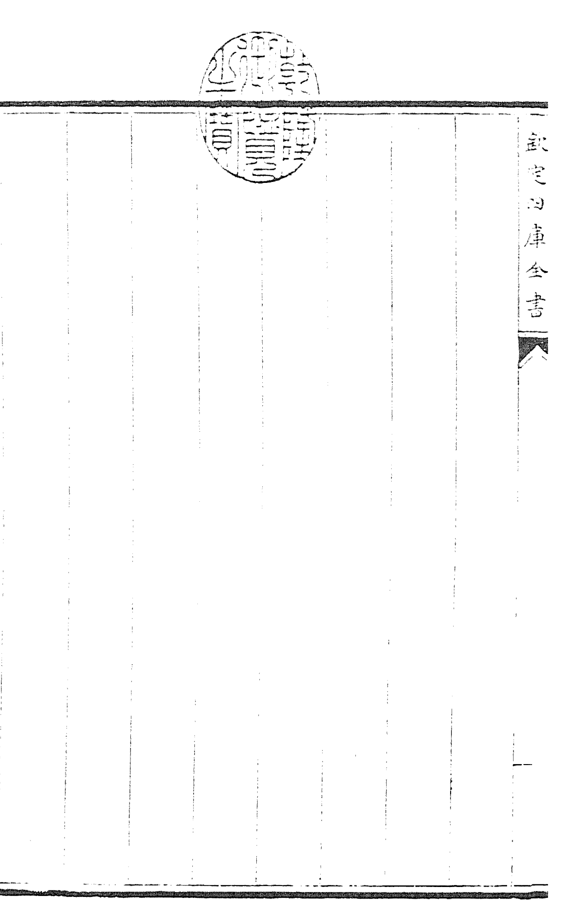
第十七頁後二行為立於亭按立下疑有脱字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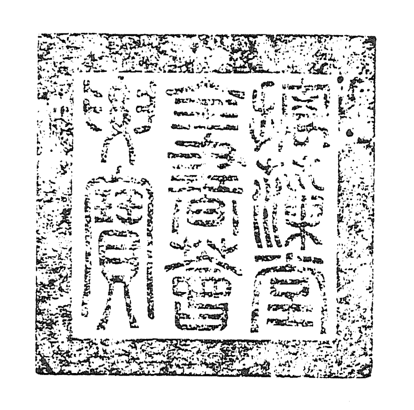
舊書無此傳

卷一百九十七第三頁後三行四方霖潦刊本霖訛霜今改

第八頁後四行是時鄭德本在曹州賈敦頤爲瀛州刊本曹訛瀛瀛訛冀據舊書及本書賈敦頤傳改

第十五頁後二行惠登挈州以歸即拜刺史按舊書刺史下有無御史中丞句此處似脫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郭逢綽